

她们以身证道，以心应法；
她们以短促一生的柔情悯意，
去策应历史的无知和乖戾！

驰向黑夜的人

叶兆言

著



两个女人，长达30年的闺蜜情谊与命运纠葛
勾画了一幅贯穿民国、“文革”、当代的史诗长卷
从梦一般的甜美到铁一般的冰凉
最终，她们的命运驰向无边的黑夜……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4034119

I247.57
3266

驰向黑夜的女人

叶兆言 著



I247.57
3266

江苏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22291

8114802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驰向黑夜的女人 / 叶兆言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99-6615-1

I. ①驰…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4912号

书 名 驰向黑夜的女人

著 者 叶兆言

责任编辑 黄小初 黄孝阳

特约编辑 甘玉龙

责任校对 文艳丽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内文设计 张颖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5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615-1

定 价 3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南京，1941 年 3 月 30 日	001
第二章 北京，2008 年的大雪	025
第三章 上海，南京，1941 年 12 月 8 日	045
第四章 卞家六少的故事	077
第五章 肉联厂的冬天	111
第六章 小芋的寂寞	145
第七章 欣慰之死	181
第八章	213
第九章 2011 年，南京，上海	247
后记	277

南京，1941年3月30日

I

1941年3月30日是欣慰的12岁生日，她牢牢记住了这一天，在这一天，欣慰遇到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春兰。跟欣慰一样，春兰也有着很深刻的记忆，不过她只能笼统地记得某一天，她们在卞家花园认识了，具体什么日子却是模糊的。这一天，卞家花园几株很大的海棠树开花了，照理应该是红红一大片。或许年代隔得太久，花又太多了，春兰和欣慰回忆过去，都还能隐约记得那一天满园的海棠花，对于花瓣颜色已没任何印象。隔着时间长河，记忆中的卞家花园仿佛黑白老照片，显得古老和陈旧，已经褪了色，所有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

这一天是两个小女孩漫长友谊的开始，这一天发生的几件事给欣慰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回忆起那一天，欣慰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先想到新街口广场的热闹。天气很好，暖洋洋的，小汽车一路过去，只见无人处的两棵柳树，绿绿的枝条儿随风飘荡。正是这花那花开得最盛时节，拐角处一株野桃树怒放着。司机老王要送欣慰去卞家花园，经过新街口大转盘，广场中央的“还都”一周年纪念活动刚开始不久，远远地看过去，乱哄哄聚集了一大群人，正站在那准备收听广播。老王在路边将汽车熄了火，回过头来，和颜悦色地看着欣慰，说小姐在这稍等一会儿，在车里坐着，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到那边去了，那边人多，太乱了。

老王告诉欣慰他要去上个厕所，很快就会回来的。12岁的欣慰便老老实实地坐在车里，隔着玻璃窗往外面看。临时安装的大喇叭里有个人开始说话了，广场上很乱，光听见“喂，喂”试机的声音，然后就是正式的演讲。一阵刺耳的电流声过后，有个人开始演讲了。欣慰后来才知道，这个广播里的人是大汉奸汪精卫，说来说去就几个词，无非是要反共，要救国，要复兴。那时候，欣慰并不知道汪精卫是什么大汉奸，她毕竟还只是个小孩子，只知道这个人叫汪主席，是国家的领袖。学校里让学生写作文，小学四年级的欣慰有意无意地便会套用广播里的语调。汪精卫主席的一套逻辑很容易迷惑人，他总是拿腔拿调地先自问问题，然后又自己做出回答，一问一答，这么煞有介事地绕来绕去，变得理直气壮铿锵有力。为什么要反共呢？因为唯有反共，才能救国。怎么样才能救国呢？首先必须是复兴，要走复兴之路。复兴之路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定要坚决地反共，反共就是救国，救国必须反共。

尽管看上去很隆重，南京人很快忘记了1941年3月30日这个周

年纪念日。南京人总是习惯于忘了一些应该和可以忘记的东西，自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特别多，光是与先总理孙中山有关的就有好几个，逝世纪念日，永久迁葬日，谒陵日，诞辰纪念日。事实上，对于本地老百姓来说，1941年3月30日这一天一点儿都不重要，当时确实有些热闹，说它是个隆重的节日一点儿也不过分。这一天是汪伪政府设定的还都纪念日，这一天正好是“还都一周年”。在大家心目中，汪精卫的形象不像他年轻时那么英俊高大，马路上到处都是赞颂他的标语口号，中央广播电台里的广播一口一个反共救国领袖，汪本人也喜欢不时地发表一些重要的演讲，可是并没有多少人把他的话当回事，大家内心深处多多少少有些鄙视，因为他很丢脸地向日本人投降了。谁都明白，他这个中央政府，其实就是日本人的傀儡政权。中国人心里都明白，国家的半片江山早已落入倭寇手中，成为水深火热的沦陷区，汪政府大张旗鼓宣扬的以和平方式恢复了国家主权，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1941年3月30日的南京有两件在当时还算重要的活动：在新街口广场举行纪念集会，在和平公园为“还都纪念塔”立碑揭幕。两个活动都具有象征意义，老百姓不把它放在心上，汪伪政府自己却很当回事，中央广播电台一遍遍地做着预告。由于这个电台使用的名称和频率与已迁往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完全一样，极容易混淆视听。汪伪政府有意要弄得十分隆重，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在法理上肯定汪精卫倡导的和平运动，把和平还都的意义放大，洗清叛国投敌的恶名，强调南京目前这个由汪领导的中央政府不仅合法，而且它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要比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更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

先说新街口广场上的纪念活动，在抗战前，这里还算不上太热闹，还不是什么市中心。当时为了表示抗战决心，广场中央放置了一个巨型的炸弹模型，向南京市民提示可能面临的战争威胁。日本人真来了，具有抗日意味的炸弹模型自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竖立在广场中央的那玩意儿有点不伦不类，又像纪念碑，又像广告牌，自上而下地写着一连串大字：“汪主席是带领我们和平建国的领袖”。还都周年纪念活动的具体形式，就是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汪精卫的广播讲话。原来准备请他亲自到场演说，后来考虑到安全因素，重庆政府的暗杀人员这一阵活动很频繁，有情报显示，军统特务的必杀密令已经下达，又临时匆忙改变了决定。

市政府安排了一批身着校服的中学生到场参加活动，队伍相当整齐，一看就知道是事先排演过的。当然，最亮眼的还是来自航校的学生，那都是一些很帅气的小伙子，他们的制服非常别致，颜色深蓝，戴着航空帽，人数虽然只有几十个人，可是只要广场上有了这么几十个未来的飞行员，已经足够吸引大家的眼球，已经足以吸引很多市民前来观看。

与新街口广场上的热闹相比，离此地并不算太远的和平公园的“还都纪念塔”揭幕仪式要冷清许多。这个纪念塔早在抗战之前就已开始修建，事实上也已经修建完成。最初的本名叫“励仕钟塔”，所谓“励仕”，是鼓舞读书人的意思。中国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历来把读书人的地位看得很高，具体地址离国民政府五大院的考试院很近，由中央各机关和全国各大学集款捐建。是一座高10多米的塔楼，本义是想作为一个钟楼，内置一口大钟，刻上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关于选拔人才的“考铨之遗教”。没想到整体建筑刚刚落成，仪式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紧接着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再就是日本人打进南京。结果这个“励仕钟塔”成了一座废塔，首都沦陷，东南和华中数省都让日本人给占了，也亏汪伪政府的谋士们想得出来，居然鸠占鹊巢，废物利用，让本有着积极向上意义的励志塔，最终蒙羞成为汪伪政府叛国投敌的罪证。遗民泪尽胡尘里，从命名之日开始，但凡有点自尊心的南京人，一提到这座不知道羞耻的“还都纪念塔”，便会感到一阵脸红。

2

老王把欣慰留在小汽车上，随手拿起一张欣慰父亲扔车上的过期报纸，飘飘然上厕所去了。就在新街口广场东南角上，有个很漂亮的公共厕所，这是坐落在这个城市街头第一座可以用自来水冲洗的现代化公厕。它的名声很大，经常出现在报纸的闲话栏目上，老王每次开车经过那里，都有一种忍不住要进去方便一下的愿望。这是一座有着正式门牌编号的公共厕所，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在中国的公厕历史上留下一笔。它的门牌号码曾延用了几十年，后来的南京人玩恶作剧，给别人留通信地址就喜欢用这个号码，很多不知情的人往往会因此上当。

厕所里人很多，办大事要排队，老王摸了摸口袋，掏出香烟看看，又塞了回去。他习惯于一边拉屎一边抽烟，现在既然还没有轮上，他决定再忍忍，先看一会儿报纸。这张报纸已经看过一遍，他站在那没事，又开始重新翻阅。不曾料到就在翻报纸的那一会儿，站身后的一位男子竟然一个闪身，插队站到他前面去了。老王是吃不起亏的脾气，就冷笑：“上茅房

有上茅房的规矩，总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那位很横，是一名便衣警察，听了不服气，立刻还嘴：“什么先来后到，拉屎就拉屎，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怎么叫废话，”老王不急不慢，“上个厕所你还打算吵架呀？”

那位便衣这一下真火了，衣服一掀，亮出挂在腰间的驳壳枪，说你小子是什么玩意儿，敢跟老子叫板，把良民证给我拿出来看看，老子现在就要检查检查。老王有些被他的气势吓唬住，不想再招惹他，当然也不是真怕他。那位便衣见老王不理睬自己，得势不饶人，说老子不跟你玩点真的，你他妈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老王掏出随身携带的良民证，软中带硬地说不就是要看看良民证吗，你看，你尽管看，幸好我还带着。周围的人都盯着他们，蹲着那屌屎的，排队的，都看热闹，有人就劝，不就是屌个屎撒个尿，都那么顶真较劲干什么。当时的公厕坑位之间没有隔断，一举一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位便衣觉得下不了台，接过老王的良民证，对了张照片，看到对方的职业一栏写着司机，态度立马转变。在当时的南京，能开车的人也算是有头有脸，眼前这一位很可能是给当官的开车。难怪气焰这么嚣张，这路人他一个小便衣警察可惹不起，连忙带些犹豫地将良民证还给老王。恰巧这时候两个紧挨着的坑位都让了出来，大家也不说话了，赶紧上位办大事。老王解开裤子蹲下去，不急不忙地掏出烟盒，略想了一会儿，故作潇洒地要请那位便衣抽烟。便衣一口烟牙，一看就是个老烟鬼，见老王要递烟给他，连忙摇手，说自己不抽烟，其实只是吃不准老王的想法，不明白对方为什么突然会请客递烟给自己，他有些后悔不该轻易得罪老王了。

老王是个慢性子，一泡尿要屙很长时间，虽然面前站那等候的人排着长队，他依然不急不慢，表情丰富地抽完了香烟，又很认真地看起报来。那便衣恰巧也是慢性子，便秘的主，既然与老王紧挨着，便一边办事，一边沾光偷看老王报纸上的标题。老王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些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很大度地将手中的报纸对折，一撕两半，分了一半给他。这一次，便衣没有再拒绝，而是嘻笑着说了声谢谢，高高兴兴地接过去看了。这一幕镜头很有意思，或许因为他们也是排了半天队，才轮到这么一个蹲坑，好不容易轮到了，自然也该天经地义地让别人等等，让自己好好地享受享受。

厕所外面，广播里的汪精卫还在继续演讲，厕所里也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什么，就算是能听清，大家也不想听。过了一会儿，便衣办完大事，要将手中的报纸还给老王，随口说了声谢谢。老王挥挥手，表示用不着还了，扔掉好了。这时候，他自己也觉得事办得差不多了，便从报纸上随手撕下了一大块，上面正好还印着汪精卫的头像，老王盯着那张有些模糊的头像看了一会儿，便将报纸窝成一团，在手掌中反复来回轻揉。那年头，生活很节俭，用旧报纸擦屁眼是十分常见的事情，报纸有些光滑，必须揉一揉才好使。习惯成自然，老王并不觉得这种行为出格，对作为领袖的汪主席有什么不恭敬。

从厕所出来，广场上的“还都一周年”纪念活动已接近尾声，汪精卫的讲演刚结束，老师一声令下，听演讲的中学生像一群开了锁的猴子，立刻就地解放，嘻笑着向四处散开。老王远远地看见几个男孩正向自己的小汽车跑过去，很不友好地对着坐车里的欣慰做挑衅动作，做鬼脸吐口水，连忙扯开嗓子大叫：

“小泡子子，找死呀？”

有专家考证，“泡子子”本是睾丸的意思，小泡子子是指小男孩。不过在大多数南京人的心目中，小泡子子专指那些调皮捣蛋的男孩，意思是未来免不了要吃“炮子”。所谓炮子就是枪子，中国人最初枪炮不分，譬如手枪又叫“盒子炮”，相当于咒人是“杀胚”的意思。老王扯开嗓子这一声吼，那些中学生顿时作鸟兽散。欣慰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待遇，很多市民都不喜欢坐小汽车的人，常常有人莫名其妙地对着汽车里的人翻白眼，当时还不是很明白，以后渐渐懂了，她明白那是大家都认为在日本人统治下，还有能耐坐小汽车的人，肯定是汉奸，谁还会喜欢汉奸呢。

卞家花园在南京的东南角上，离夫子庙不远，欣慰这是第二次去。上一次是父亲带她去的，见到了朱琇心师父，头也磕了，师父也认了，朱曾经是一位很有名的旦角，早已经不在戏班子里混，但是自小就喜欢昆曲的欣慰父亲，还是一口一个朱老板。让欣慰跟朱琇心学习昆曲是父亲的主意，她母亲蔡秀英很反对，说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干什么要跟戏子搞到一起。欣慰父亲不同意太太的观点，说你也不看看朱老板都跟什么人来往，很多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这些年来，达官贵人，有钱的大财主，人家朱老板什么人没见过。听说有人备了五根金条，想学朱老板的拿手绝活《捧玉负荆》，他就是不肯教人家。

朱琇心师父正襟危坐在紫藤架下等候欣慰，春兰早已经到了，她站在丁香树旁望呆，看见欣慰的时候，表情有一些意外和吃惊。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跟春兰一样，欣慰也很意外和吃惊。丁香树旁的春兰显得非常文静，她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了欣慰一眼以后，目光立刻转向

了别处。很显然，欣慰来晚了，朱琇心师父因为她的迟到有些不高兴，他脸色沉重，黑着脸，也不说话，等待老王领着欣慰上前解释。

老王涎着脸说：“今天街上太热闹，我呢，车也就开得慢了一些，让小姐多看了几眼，没想到让你朱老板久等了。”

朱琇心不说话，根本不愿意搭理老王。在他心目中，开车的司机再神气，也就是一臭拉车的，是个粗人，自己犯不着跟他这种人说什么。老王讨了个没趣，连忙进一步解释，说欣慰的父亲本来要亲自送女儿过来，无奈财政部有个重要会议，周佛海先生特地关照过的，请不了假，因此呢，只能由他老王代劳送欣慰过来学戏。当时的周佛海在汪伪政府担当要职，是汪精卫手下仅次于陈公博的二号人物，身兼财政部长和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老王觉得自己把他搬出来，足以吓唬住朱琇心这样的戏子，没想到朱的眼睛根本不看他，淡淡地说：

“先下去吧，你到下房去等着。”

这句话让老王感到很不痛快，所谓下房，也就是佣人住的地方。老王不止一次听欣慰父亲说起过这位名伶朱琇心，因为下家花园主人喜欢昆曲，才让他这个早已过气的戏子客居于此，教几个学生混碗饭吃，没想到他吃人家的，用人家的，倒也一本正经地端起主人的架子来了，居然甩脸色给老王看。民国都好多年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说起来也是讲究平等，三民主义念叨了这么多年，老王真没想到还会遭受这种屈辱。俗话说大哥不说二哥，朱琇心自己是个戏子，却故意不正眼看人，还非要把他这个开汽车的司机看成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1941年3月30日这一天,对于欣慰来说,最让人难忘的是认识了春兰。老王跟朱琇心师父说话的时候,她已经无数次地偷眼看春兰,心里一直在想,这个美丽的女孩会是谁呢,她为什么也会在这里。在欣慰心目中,春兰长得特别好看,五官非常端正。不久前父亲带欣慰去看过一部好莱坞电影,春兰就仿佛是电影里的那位女主角。春兰的漂亮可以用冷艳来形容,是一位冰美人,欣慰忍不住一次次偷眼看她。春兰非常安静地站在丁香树旁,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刚照面时她脸上还像春风拂过一样有些表情,接下来始终都是那样,静静的,很傲慢的,好像都不愿意正眼看欣慰。

不过春兰很快就成为欣慰的好朋友,成为她一生中最要好的小姐妹。朱琇心师父招了招手,把春兰叫了过来,语重心长地告诫欣慰,说上一次不能算,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学戏,你就迟到,这个很不好,怎么可以让师父等你呢,下一次不可以这样,听见没有?又说师父知道你家住得有些远,知道凡是迟到一定会有理由,不过说一千道一万,迟到了总是不对,迟到就是迟到,做什么事都要讲究认真,迟到就是最大的不认真,学戏就是学习做人,做人就是要讲究一个认真。说完了这番话,朱琇心开始为欣慰介绍春兰,他告诉欣慰,这个叫春兰的女孩子,与她一样,也是拜师学戏的。春兰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她拜师在前,早几日入了师门,因此应该算作欣慰的师姐。

朱琇心师父的话让欣慰感到很高兴,说老实话,在一开始,欣慰对于学戏,并没有什么太大兴趣。她更喜欢看电影,更喜欢电影明星。昆

曲早已是老掉牙的玩意儿，可是父亲坚持认为，女孩子会几句昆曲，是一件很风雅的事。当然，她和春兰的拜师学艺，也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玩玩而已，跟跑码头的戏班子玩的那一套完全是两回事。与朱琇心往来的都是一些遗老遗少，首先卞家花园主人卞宁就最喜欢度曲，当然也不乏附会风雅的达官贵人，大学里教书的著名教授，报纸上写小说的言情作家，梨园行里的班主和名角。每年最热闹的日子，是卞家花园主人的生日庆典，前后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卞家花园高朋满座名流聚集。民国25年，也就是1936年卞宁七十初度，名震上海北平的京昆名角，纷纷赶来助兴捧场，连余叔岩、梅兰芳、俞振飞都惊动了。

民间都只知道梅兰芳是京剧青衣，不知道他唱昆曲也是十分拿手，不知道他也曾向朱琇心虚心请教过。民国25年的那次雅聚，梅兰芳与卞宁同台演出《太白醉酒》，七十高龄的卞宁在朱琇心精心调教下，扮演李太白，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唱念俱佳技惊四座，谁也没想到一位年近古稀的票友，竟然会有这种水准。可惜那是一次绝唱，次年的卢沟桥事变，导致中日全面开战，作为首都的南京很快沦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卞家花园虽然得以在战火中幸存，却从此没有了往日的热闹。

与欣慰出身于暴发户的家庭相比，春兰家与卞家花园的卞家，都是南京城里有名的世家。春兰姓冷，冷家和卞家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早已经彻底败落，一个正在不可挽回地衰退。春兰父亲冷致忱是一家私立中学的校长，与欣慰父亲竺德霖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昆曲迷。不一样之处他还是个票友，还能登台唱上几句，学校里遇上庆典，唱几句《游园惊梦》是冷致忱的拿手好戏。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在跟朱琇心学习昆曲的那段日子里，春兰处处都表现得比欣慰强，无论什么曲子，她总是一学就会，但凡有什

么难点，默默地哼几句就蒙混过去了。

差不多与她们同时，贡院街上的几个小妓女也前来向朱琇心学习昆曲，年龄大小与欣慰和春兰相仿。朱琇心师父对她们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基本上是一丝不苟，一板一眼，错了不仅要骂，而且拿起尺子摊开手心真打。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色艺对于妓女来说，向来都是混饭吃的本钱，相貌乃天生，是从娘胎里带来，艺却要靠后天训练，因此绝对马虎不得。自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提倡新生活运动，市政府实行了禁娼，昔日靠卖身为生的妓女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靠卖艺为生的暗娼。妓院易名为歌厅，妓女易名为歌女，歌女为了哄客人高兴，什么都得唱，唱流行歌曲，唱京戏，唱弹词，遇到高雅一些的主，昆曲必不可少。

昆曲的发源地是苏州昆山，500多年前，朱元璋在南京当了皇帝，问身边来自当地的大臣，听说你们老家的昆山腔很好听，能不能给朕来几句。大臣当然不会，连忙下令传会唱的人来献艺，从此昆曲就开始在南京风行，因为皇上喜欢。在此后几百年里，南京成了昆曲的中心。天下太平了，朱皇帝思欲与民同乐，下诏建造“金陵十六楼”，也就是当时的国家大剧院，夜夜歌舞日日升平，王邸侯馆居生处乐。此后数百年，除了“渔阳鼙鼓动地来”，遇上刀光剑影，昆曲一直是南京的主旋律，是娱乐界的龙头老大。赫赫有名的“秦淮八艳”个个都是昆曲名角，什么汤显祖、孔尚任，还有李渔，这些对昆曲传统剧目有突出贡献的人物，都与南京有着密切关系，汤显祖在这写了《紫钗记》，孔尚任写了与金陵有关的《桃花扇》，李渔更是整日躲在南京的芥子园里，写了一大堆东西。

在朱琇心师父看来，像欣慰和春兰这样的名媛，压根儿不应该学习昆

曲。缓歌曼舞凝丝竹，昆曲美妙的旋律中，隐含了太多家仇国恨，好端端的良家闺秀，有什么必要学习这玩意儿。她们的父亲也不动脑筋想想，光惦记着自己喜欢，竟然让自家的千金小姐跟歌女妓女混在一起度曲，这又叫个什么事，又成何体统。事实上，自从1853年的洪杨之乱，太平军浩浩荡荡杀了过来，昆曲的好日子就突然到了头。盛世戛然而止，风光从此不再，如果说中国的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南京近代史的开端则是太平天国进城。来自两广的太平军根本不在乎你什么昆山腔，有着好几百年繁荣历史的昆曲从此失去了民间基础，再也没有真正地兴盛过，基本上就成了亡国之音，这以后，湖南人的湘军打进来，辛亥的革命军打进来，一场混乱接着一场混乱，不可一世的昆曲在官场和商场两头皆不讨好，逐渐堕落成为文人的雅玩，成为大学里老教授的嗜好，成为嫖客们的娱乐节目，好这一口的人不是大雅，就是大俗。

一起学习昆曲的那几个小妓女大约也知道自己身份与欣慰和春兰不一样，总是刻意地与她们两个保持距离。有一位叫张美丽的姑娘态度尤其不友好，在朱琇心师父讲课的时候，常常会近乎歹毒地对欣慰和春兰翻白眼。也许是欣慰过于好奇，每当她主动向小妓女们示好，张美丽便恶声恶气地呵斥自己的小姐妹。张美丽的年龄要略大一些，大约十七八岁模样，梳妆打扮完全像个清纯的女中学生。反倒是那些年龄不大的雏妓，一个个扯细了眉毛，戴着耀眼的耳坠，比有钱人家的闺女还要珠光宝气。以欣慰的年纪和经历，当然一时还不会明白这些装扮的实际意义，她只知道妓女都是坏女人，都不干净，可是这些妓女看上去并不坏，而且一个个收拾得都很干净。

自从日本人来了，很快有了“人民慰安所”这块招牌，这是国民